

“打碎第二意象”： 战争图集及其修昔底德例解^{*}

李隽旻

【内容提要】 在回答冲突何以发生并扩散这一问题时，冲突理论家渴望建立统摄国家间战争与内战的统一分析框架。作者尝试回应这一理论愿景，借用图论的形式语言打造冲突系统动力学的一种新图式“战争图集”。其中冲突被刻画为一个图，作战单元是顶点，冲突与援助行为是边，冲突之间的关系被刻画为图与图的互动，体系是图的集合。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两个假说重新解释了冲突的起因和扩散，并且可以被修昔底德记载的柯西拉内战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过程所证实：战争通过援助行为引发另一场战争，并通过冲突体系的结构类似自我复制，星火由此燎原。战争图集抛弃了冲突研究的干扰项国内—国际政治二分，无须依靠或颠倒第二意象就能刻画出复杂冲突的逻辑地形图，是图式层次的革新，定性和定量研究都可加以利用。战争图集还展示了理论家的另一项科学使命，即在历史的低维切片上构拟高维的复杂理论体系。

【关键词】 冲突扩散；体系动力学；图论；修昔底德；战争图集

【作者简介】 李隽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3)03-0125-31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8CGJ00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研究冲突的学者们渴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能够同时容纳国家间战争和国内战争这两种类型的冲突。2003年,《国际研究评论》专刊曾探讨为国内和国际安全议题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在导言中,苏珊娜·沃纳(Suzanne Werner)、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和布鲁斯·比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宣称:“使用单一理论框架去理解国内与国际安全议题是可能的。”^①2013年,戴维·坎宁安(David E. Cunningham)和道格拉斯·莱姆基(Douglas Lemke)呼吁,不应假定内战和国家间战争是不同的冲突类型,而要把暴力冲突放在一起进行研究。^②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我们仍然缺乏一个在体系层次上具有严格形式定义的统一研究框架。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就是“战争图集”这一全新图式(schema)来回应这一理论愿景。要建立这一框架,首先必须打碎冲突研究的“第二意象”枷锁。

一 冲突研究的“第二意象”枷锁

(一) 冲突理论家的愿望:建立统一的冲突分析框架

在建立统一的冲突分析框架的过程中,相较于冲突的持续和结束,冲突的爆发与扩散是对内战和国家间战争做不必要区分从而导致研究困难最多、最密集的地方,^③因为冲突的爆发与扩散常常同时涉及这两类战争。直面这些困难将成为建立统一图式的起点。这两类战争是否可能互为因果?其体系层次上的机理如何?我们的理论尝试从这里开始。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修昔底德的著述。他对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城邦内战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载补充了当代冲突研究^④的经验池;他充满理论自觉的战争叙事则提示我们,人类原本就是在统一框架内思考这两类战争的。

导致冲突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行为体特质的,另一类是与体系相关

^① Suzanne Werner, David Davis and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Dissolving Boundaries: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No.4, 2003, p.1.

^② David E. Cunningham and Douglas Lemke, “Combining Civil and Interstate Wa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7, No.3, 2013, p.610.

^③ David E. Cunningham and Douglas Lemke, “Combining Civil and Interstate Wars,” p.614, p.626.

^④ 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冷战以来的内战。参见 Therése Pettersson, et al., “Organized Violence 1989–2020,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Syri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8, No.4, 2021, p.810, n.3; Stathis N. Kalyvas, “Chapter 18: Civil War,” in C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17.

的。围绕行为体特质的研究已经相对充分,^①体系性变量则没有得到与其重要性相称的关注。目前,试图为冲突研究提供统一分析框架的绝大部分理论尝试都建立在詹姆斯·费伦(James D. Fearon)的理论基础之上。^②他的理性主义解释将战争爆发等同于行为体谈判破裂,然后将谈判破裂归因于信息私有性、承诺不可信性和议题不可分性,^③从而统摄内战和国家间战争的参战方。

然而,即便有了费伦的理论框架,两类战争的研究者仍然各行其是,诉诸不同的冲突数据集,遵循不同的归因习惯。^④这是为何?原因在于费伦关注的三个因素均出自行为体视角,并没有为体系层次的现象提供统一描述。一些本质上相同的体系现象——包括冲突的扩散效应、第三方援助与结盟以及极数对冲突爆发的影响——在不同类别的冲突研究中仍被当作不同的现象来理解。这无疑妨碍了相关分析的展开。除行为体层次的统一框架外,我们仍有必要在体系层次寻找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第一,这个框架应当能够统摄地描述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将冲突分为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两种,那么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会有四种,相关研究也因此被分为至少四类,现象的命名五花八门。第一类是国家间战争对内战的影响。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好像一位“使用暴力的教师”,^⑤许多城邦因此陷入内战。20世纪的理论家则将国内战争的国际起源统称为“颠倒的第二意象”。^⑥第二类是内战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这被称为国际政治的“第二意象”,在冷战期间尤为突出。有学者将

① 杰弗里·狄克逊总结了30个常用变量,其中只有社会碎片化程度、邻国是否正在发生冲突等少数几个变量是关于体系的,其余都是关于行为体特质的。内战研究的很多常见类别都在这个范围内,如研究叛乱领袖、可掠夺的自然资源、地理条件等对内战影响等。参见 Jeffrey Dixon, “What Causes Civil War?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Finding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1, No.4, 2009, p.720, table 8。

② 在2003年《国际研究评论》专刊中,最后三篇论文都以费伦的理论模型为基础。参见 Suzanne Werner, David Davis and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Dissolving Boundaries: Introduction,” p.6。

③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3, 1995, pp.379-414。

④ David E. Cunningham and Douglas Lenke, “Combining Civil and Interstate Wars,” pp.611-612。

⑤ Th.3.82.2.本文采用《利德尔—斯科特希腊英字典》附表标准缩写古代作家与作品名字,参见 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p.xvi-xxxviii。本文所引古希腊作家的段落均为笔者自译,原则是尽可能贴字。本文引述时所依据的修昔底德校勘本参见 Tucidade, G. B. Alberti, ed., *Thucydides. Historiae, Vol.I. Libri I-II*, Romae: Typis Publicae Officinae Polygraphicae, 1972。校勘本不标页码,文本通过上述缩写与章节编号检索。

⑥ 从人类行为、国内结构或国际社会分析国际政治,是国际关系学者熟悉的“三个意象”。参见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从国内结构分析国际政治现象、探究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即所谓的“第二意象”及“颠倒的第二意象”。彼得·古雷维奇对“颠倒的第二意象”的梳理稍显陈旧,但仍值得参考。参见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2, No.4, 1978, pp.881-912。

希腊和土耳其内战视为冷战的起因,^①还有学者认为冷战前期的所有国家间冲突都源于内战,并将这种影响命名为“溢出效应”,即“国内冲突的国际化”。^②基于上述观察,克里斯托弗·米切尔(Christopher R. Mitchell)感觉到“在某种意义上,(国内冲突的国际化)过程与寻求盟友、建立同盟(的国家行为)看起来很像”。^③然而他提到的后面这种现象,即第三类冲突间关系——国家间战争通过同盟机制引发另一场国家间战争,却被放入“同盟纠缠(alliance entanglement)”研究中。^④第四类是内战引发内战。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烂苹果”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的“多米诺骨牌”是我们熟悉的归纳。修昔底德则把这种现象比作地震:“内战接连爆发……整个希腊都被震动了。”^⑤我们是否有必要将冲突区分为两种类型、进而用四种方式去描述和研究其联系?对冲突进行更抽象、更融贯的理论刻画,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冲突之间更普遍、更本质的联系。

第二,这个框架要尽可能抽象地刻画冲突之间的传播介质。研究内战的学者们往往关注第三方援助。第三方援助在希腊城邦内战中极为常见,^⑥也是当前内战研究的重要领域。第三方的实质作用是联系自身所处的冲突体系及其所援助的冲突体系,这两个冲突体系是内战还是国家间战争则并不重要。^⑦该第三方是基于什么理由决定援助也不重要。常见的援助理由有地理邻近、^⑧族群与宗教相同、^⑨制度类似或者属于同一个国际联盟等。^⑩关于这些因素如何导致内战爆发,不同的研究看法不一,甚至

① John Lewis Gaddis, “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7, No.3, 1993, p.177, n.15.

② Christopher R. Mitchell, “Civil Strife and the Involvement of External Par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4, No.2, 1970, p.168.

③ Christopher R. Mitchell, “Civil Strife and the Involvement of External Parties,” p.168.

④ Michael Beckley, “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 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S. Defense Pac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4, 2015, p.8, nn.9–14.

⑤ Th.3.82.1.

⑥ Hans-Joachim Gehrke, *Stasis: Untersuchungen zu den inneren Kriege in den griechischen Staaten des 5. und 4. Jahrhunderts v. Chr.*, München: C. H. Beck, 1985, p.268.

⑦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Transnational Dimension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4, No.3, 2007, p.301;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7, No.1, 2003, p.86.

⑧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Transnational Dimension of Civil War,” p.295; Jacob D. Kathman, “Civil War Contagion and Neighboring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4, No.4, 2010, pp.989–1012; Idean Salehyan, “Transnational Rebels: Neighboring States as Sanctuary for Rebel Groups,” *World Politics*, Vol.59, No.2, 2007, p.218.

⑨ 唐世平、王凯:《族群冲突研究:历程、现状与趋势》,载《欧洲研究》,2018年第1期,第135—153页。

⑩ Idean Salehyan,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David E. Cunningham, “Explaining External Support for Insurgent Group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4, 2011, p.720.

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同时,这些因素还相互重叠。因此,基于对这些因素的区分来研究内战中的第三方援助存在重重困难。研究国家间战争的学者通过区分同盟种类来分析结盟行为对国家间战争的影响。^①但事实上,这与内战中的第三方援助是同一种现象:引入一场冲突的无关方作为应对这场冲突的战略资源。^②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结盟和第三方援助的实质都是将两场冲突联系起来。相关理论定义应当突出其联系功能,而无须标记冲突的具体领域或者强调冲突类别,这样才能统摄描述各类合作行为。

第三,极数之谜。究竟哪种结构的国际体系最容易发生战争,学界对此莫衷一是。^③这是因为没有限定极数的范围。我们应当在某一特定冲突体系内计算极数。^④内战研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内战研究者发现,一国内部的权力分布会影响内战的爆发和持续,^⑤但他们没有使用“极数”这一术语。国内的权力分布状况与国际体系的极数本质上是一回事,而从极数解释冲突的爆发却往往被认为是针对国家间战争而非内

① Brett V. Benson, “Unpacking Alliance: Deterrent and Compellent Allian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onflict, 1816–2000,”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3, No.4, 2011, pp.1111–1127.

② Christopher R. Mitchell, “Civil Strife and the Involvement of External Parties,” p.168; Idean Salehyan, “The Delegation of War to Rebel Organizat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4, No.3, 2010, p.497.研究古代的学者有同样的观察。张新刚认为,这种相似是将内战与战争视为修昔底德战争叙事的两个核心组成部分的理由:由于内战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参战双方可以利用的作战资源,所以内战应当被理解为与战争并行的、贯穿这部战争史书始终的两条线索之一。参见张新刚:《友爱共同体: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6页。

③ 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单极体系最为稳定,肯尼思·华尔兹认为两极体系最为稳定,卡尔·多伊奇与戴维·辛格认为极的数目越多、体系越稳定,梅斯基塔则声称权力分布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无法预测战争与和平。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8—72页;Kenneth N. Waltz,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Daedalus*, Vol.93, No.3, 1964, p.909; Karl W. Deutsch and J. David Singer, “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World Politics*, Vol.16, No.3, 1964, p.399;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Risk, Power Distribution, and the Likelihood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No.4, 1981, pp.541–568。另可参见 Jeffrey Hart, “Symmetry and Polarization in th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ystem, 1870–1879: A Methodological Stud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11, No.3, 1974, pp.233–234; Marco Nilsson, “The Magnitude of Warfare Revisited—System Polarity and War Duration,”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14, No.2, 2021, p.26。

④ 有学者已经意识到在有限范围而非在全球范围内描述权力分布状况的重要性。莱姆基和沃纳在拓展权力转移理论时提出,应将国际体系描述为一系列地区性等级制的集合而非一个全球性等级制。参见 Douglas Lemke and Suzanne Werner, “Power Parity,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0, No.2, 1996, pp.237–239。

⑤ 巴里·波森认为内战起源于国内无政府状态,莱姆基认为国内权力分布越平均、内战风险越大。参见 Barry R. Posen,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Vol.35, No.1, 1993, pp.27–47,转引自 David E. Cunningham and Douglas Lemke, “Combining Civil and Interstate Wars,” p.611, n.4。同时参见 Douglas Lemke, “Power Politics and Wars Without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2, No.4, 2008, pp.774–786。

战的研究方法。^①同时,我们很自然地会在在一国国境线之内计算内战体系的权力分布状况,却很少在国家间战争研究中限定极数的适用范围。综上,要准确刻画对行为体确实产生影响的权力分布状况,就不应限定它是内战还是国家间战争,但需要明确其范围。

以上三类问题都关乎能够影响冲突爆发及扩散过程的体系性变量,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对两种冲突做出了不必要的区分。解决第一类问题的基础是将目前被分为若干类别的研究对象统一理解为冲突之间的关系;解决第二类问题的关键是标识援助行为的联系功能,模糊冲突类别和具体问题领域;解决第三类问题则需要对两类冲突体系内的权力分布做出同样的描述。在考察行为体视角的统一分析框架时坎宁安和莱姆基发现,费伦解释中的三类现象既是内战的问题,也是国家间战争的问题。他们证明了这些变量对两种类型的战争发挥的作用是类似的,因此质疑区分内战与国家间战争是否真的合理。^②同样,通过考察冲突爆发与扩散的体系性因素,我们也发现区分这两种冲突的确是没有必要的。

(二) 枷锁之中的解决办法:第二意象及颠倒的第二意象

将冲突分为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这一没有必要的区分是如何产生的?答案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二分。国际政治理论家相信,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的,而国内政治基于等级制,等级制与无政府状态对立造成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二分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然而这种二分法并不适用于冲突研究。正如戴维·莱克(David A. Lake)所指出的,“当(作战)团体选择拿起武器、以暴力挑战现状时,(这些作战团体)就是选择了要在政体的政治规则之外行动、挑战了所在国家的现行等级制”。^③内战的爆发即便没有完全颠覆国内政治的等级制,至少也是对这一等级制的不承认。因而在任何冲突研究中基于这种二分将冲突进行分类都会造成上述困难。现有的两类解决方式都没有彻底抛弃这一干扰项。

第一类解决办法围绕第二意象进行。在《国际研究评论》2003年专刊的导言中,作者们将国际与国内因素的相互影响称为“第二意象的颠倒与再颠倒”。^④汉斯-约阿希姆·格尔克(Hans-Joachim Gehrke)指出,希腊世界的国际敌对会导致城邦内战;反过来,内战也会触发或加剧战争。^⑤如果坚持区分冲突类别,内战会导致战争、战争会

① David E. Cunningham and Douglas Lemke, “Combining Civil and Interstate Wars,” p.612.

② David E. Cunningham and Douglas Lemke, “Combining Civil and Interstate Wars,” p.609.

③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Internal Conflict: Insights from the Intersti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No.4, 2003, p.85.

④ Suzanne Werner, David Davis and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Dissolving Boundaries: Introduction,” p.2.

⑤ Hans-Joachim Gehrke, *Stasis: Untersuchungen zu den inneren Kriegen in den griechischen Staaten des 5. und 4. Jahrhunderts v. Chr.*, pp.279-281.

导致内战这两种解释就成了循环论证,我们无法从中生产一个有效的理论;但如果统一冲突的定义,两种解释就将合流为一种,即冲突可以引发另一场冲突。

第二类解决办法是将其中一种冲突类比为另外一种冲突。梅斯基塔提议将国际政治理解为国内政治的一种。^①伊迪安·萨勒汉(Idean Salehyan)等提议“将叛乱组织的外部支持理解为一种间接的国家间冲突”。^②莱克则认为整个国际体系并非无政府状态。^③而研究修昔底德史书中内战的学者也提议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理解为希腊世界的一场内战。^④

由于未能彻底放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二分,上述两类解决方案都不够彻底。在冲突研究中,要打碎第二意象的枷锁,就必须抛弃等级制与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并且追问:内战和国家间战争更为本质的相似、更基础的共有结构是什么?换言之,冲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三) 战争图集:打碎第二意象!

本文认为,人类战争行为的实质结构是一个有向图(directed graph或digraph)。有向图由顶点(vertex)和边(arc)构成,战争由行为体及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构成。任何冲突都具有这一结构。冲突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图之间的关系,一个发生着诸多冲突的国际体系就是多个图的集合。第二部分利用图论的形式语言定义了这样一个战争图集,以期在图式层次上革新冲突研究。^⑤

目前,图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应用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位于微观层次,目的是解释政治过程的社会基础。^⑥微观层次的顶点集对应人口,数目巨大;而冲突研究中的顶点对应作战单元,数目有限。复杂网络的主要算法因此不适用于体系层次的战争研究。本研究将图论移用到国际关系的宏观研究中,因为图论能够提供更精确的形式语言来定义和描述国际体系的拓扑结构。已有学者尝试将国际体系视为以

①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6, No.1, 2002, p.8.

② Idean Salehyan, Kristian Skrede Gleiditsch and David E. Cunningham, “Explaining External Support for Insurgent Groups,” p.710.

③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Jonathan J. Price, *Thucydides and Internal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⑤ 在逻辑学中,图式指理论的“‘模板’‘框架’‘模式’及其使用规则”。每种理论的图式基础规定了对研究对象的刻画方式。前文提及的研究困难来自描述方法,来自图式层面。参见 John Corcoran and Idris Samawi Hamid, “Schema,”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6/entries/schema/>, 访问时间:2022年4月4日。

⑥ Michael D. Ward, Katherine Stovel and Audrey Sacks, “Network Analysi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4, 2011, p.250; Emilie M. Hafner-Burton, Miles Kahler and Alexander H. Montgomery,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3, No.3, 2009, pp.563-565.

国家为顶点、以国家间关系为边的图来进行研究。^①然而在两种战争的交叉领域,也是最需要统一分析框架的问题领域,尚欠缺这样的系统性尝试。^②第三部分就此给出两个公设,并提出两个理论假说以阐明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是另外一场冲突的存在是援助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二是冲突扩散的条件是结构相似。

本研究将以修昔底德的战争史来验证假说的有效性,并展示战争图集作为一个基础图式的可操作性。第四部分以公元前427年希腊城邦柯西拉的内战为例,构造一个简单的战争图集,展示战争如何引发内战;第五部分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过程为例,构造一个复杂的战争图集,展示内战如何引发国家间战争。研究发现两种机制是一样的。

之所以选择修昔底德的著述作为经验材料,是因为他的战争论述与当代内战研究有类似的经验对象和共同的理论困难。一方面,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希腊城邦内战^③一直被视为20世纪以来大国竞争和内战现象的补充和对照;另一方面,古代冲突的研究者和当代冲突的研究者一样,既意识到内战与战争的重叠区域,^④又区分对待两种现象。他们向城邦内部挖掘内战的起因,^⑤包括阶级冲突、^⑥权力斗争、法律纠纷、荣誉争夺、身份政治^⑦

① Frank Harary and Harold Miller, “A Graph-Theoretic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14, No.1, 1970, pp.57-63; R. A. Bernstein and P. D. Weldon,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12, 1968, pp.159-181; Brandon J. Kinne,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Security Net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2, No.4, 2018, pp.799-837.

② Jennifer M. Larson, “Networks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4, 2021, p.104.

③ 修昔底德记载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战争期间发生的52场内战。参见 Scott Lawin Arcenas, “The Silence of Thucydides: Table 1. Staseis Mentioned by Thucydides, 431-11,” *TAPA*, Vol.150, No.2, 2020, pp.328-329.

④ 在妮科尔·罗茹看来,内战仿佛战争,内战各方仿佛是一个个城邦。参见 Nicole Loraux, “Chapter 12: Thucydides and Seditious Words,” in Jeffrey S. Rusten, ed., *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68. 乔纳森·普赖斯试图将修昔底德笔下的战争理解为整个希腊世界的一场内战。参见 Jonathan J. Price, *Thucydides and Internal War*, p.13, pp.28-29, p.37, pp.207-273.

⑤ 学者们主要通过城邦内政考察内战起源,以便利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政治学论述。参见 Kostas Kalimtzis, *Aristotle on Political Enmity and Disease: An Inquiry into Stasi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张新刚梳理了古希腊内战研究,参见张新刚:《友爱共同体: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第151-152页。

⑥ G. E. M. de Ste Croix, “The Character of the Athenian Empire,” *Historia*, Vol.3, 1954, pp.1-41.

⑦ Douglas Cairns, Mirko Canevaro and Kleantlis Mantzouranis, “Recognition and Redistribution in Aristotle’s Account of Stasis,” *Polis*, Vol.39, 2022, pp.1-34.

乃至人性^①等,却忘了朝城墙外看一眼:城邦间战争也可以是内战的起因。借助战争图集审视修昔底德的论述将看到,人类关于冲突间关系的叙述和思考一开始就是基于一个体系层次上的统一框架的。这一图式可以用于更广泛的定性和定量冲突研究。笔者将在第六部分举例说明。

二 战争图集:战争理论的一种基本图式

(一) 战争与内战:研究对象

前文已经表明,研究国家间战争与内战之间关系时的诸多困难是由于没有对不同类型的冲突进行一致描述和一贯解释。基于冲突事件而非国家的法理存续重新定义国际体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定义国际体系中的单元,是基于国家及其在法理上的存在状态;定义系统,是将其等同于这些国家单元的集合。但因为当前的研究对象是冲突间的关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所以可以基于冲突事件而非行为体来重新定义国际体系。

(二) 单元:顶点

我们将一场战争视为由单元和单元之间的联系构成的一个有向图,将作战单元(a warring agent)视为顶点,将单元之间的联系视为边。^② 这个作战单元可能已经投入战斗,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作战单元,即具有宣战能力的一个组织。传统定义中的国家或内战中的参战方都符合这一定义。

战争图集集中的单元要么具有作战潜能,要么具有国家潜能。一个法理意义上存在的国家,即便没有处于实际战争状态,也毫无疑问地拥有宣战权利^③和战争能力,因此她是一个潜在的作战单元。内战中的参战方也是这样一个作战单元。即便她还远未

① Th.3.82.8 提到了人性不变,所以一些人认为,修昔底德认为内战的原因是人性。但一个归因体系同时包括常量与变量,而人性是其中的常量。参见 Colin W. MacLeod, "Thucydides on Faction (3.82-83),"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Vol.25, 1979, pp.57-58; Mischa Meier, "'Die größte Erschütterung für die Griechen'-Krieg und Naturkatastrophen im Geschichtswerk des Thukydides," *Klio*, Vol.87, No.2, 2005, pp.334-335; Josiah Ober, "Chapter 6: Thucydides and the Inven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Antonios Rengakos and Antonios Tsakmakis, eds., *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 Boston: Brill, 2006, pp.140-141.

② 在图论中,点集(V)和边集(E)的一个有序对(G)被称为一个图。图可以描述一组同质元素及其关系状况,前者由点集表达,后者由边集表达。如果这些边没有方向属性,那么这个图是无向图;如果图的边集中的边带有方向属性,那么这是一个有向图。参见 Jørgen Bang-Jensen and Gregory Z. Gutin, *Digraphs: Theory,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s (Second Edition)*, London: Springer-Verlag, 2009, p.2。本文用“她”指代顶点(行为体),用“它”指代图(冲突),以示区别。

③ Daniel Philpott, "Sovereignty,"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20/entries/sovereignty/>, 访问时间:2022年4月8日。

被承认为一个国家甚至在将来也永远不会被承认为一个国家,但她正在挑战现有合法政府,现行等级制对她不起作用。她拥有成为一个法理国家的潜能。作战单元定义涵盖了上述两种情况。这样定义的单元既不太大也不太小,仍然大致属于“国家间”政治。

(三)联系:冲突边与合作边

作战单元之间存在两种联系。在图论中,联系被表达为顶点之间的一条边;顶点之间可以存在任意多条、任意性质的边。作战单元之间可以存在实际或潜在的彼此作战状态,我们将这种联系称为顶点之间的一条“敌对边(an arc of hostility)”或“冲突边”。一个作战单元可以援助另外一个作战单元,我们把这种联系称为“合作边(an arc of cooperation)”。冲突边没有方向,合作边是有向边。我们还需定义一种“潜在敌对边(a proto-arc of hostility)”。以这种边相联系的两个顶点没有爆发直接冲突,但战争阴云密布。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联系都可以用这种边来表达。潜在敌对边是敌对边的一种。我们将冲突边写为 $h-A_{\alpha,\beta}$, α, β 为发生冲突的两个顶点的名字;或者写作 $h-A_{\text{War}}$, War 为这场战争的名字。我们将合作边写为 $c-A_{\alpha,\beta}$, 表明 α 援助了 β 。在本文图表中,顶点以实线三角形表示,战争图(war-graph)以虚线圆角方形表示,冲突边以无向实线表示,合作边以有向虚线表示(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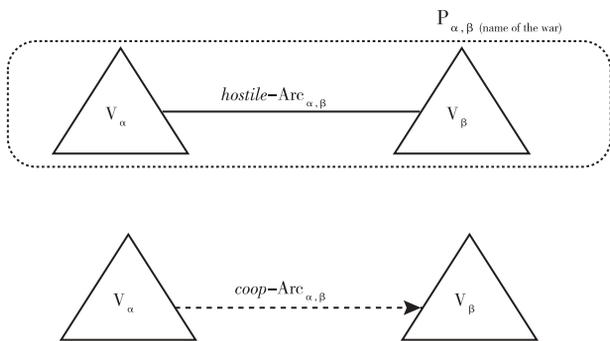


图1 战争图的顶点、冲突边、合作边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我们使用边给顶点染色。如果这一顶点未被染色,则意味着这一作战单元不出现在所定义的战争体系内。本文仅考察被边染色的顶点,这与研究目的相称:考察冲突之间的关系。染色清晰确定了每一研究整体和每一具体层次的分析范围。未被染色

的顶点——也就是未卷入实际或潜在冲突的国家——被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我们可以在具体的冲突体系内计算系统的极数,而不必苦苦困惑究竟哪些国家应当被计算在内,才能准确评估权力分布状况。

(四) 体系:战争图与战争图集

通过冲突边相互连通的作战单元顶点集合,形成一个战争图,写作 P_{war} ,^①其中 War 为这场战争的具体名字。想象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地区同时存在内战、地区冲突并且卷入了一场世界大战,那么内战、地区冲突和世界大战应当被刻画为相互叠加的三个战争图。一场大规模复杂冲突——特别是像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样包含了城邦间战争和城邦内战、“震动整个希腊”^②的一场“最大的动荡”^③——就可以被视为若干战争图的一个集合,写作 Σ_p 。我们将它简称为“战争图集(SWG)”。战争图集能够以统一形式简明刻画各类冲突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画图展示一个战争图集,并用矩阵存储其数据结构。^④ 战争图可以无限叠加,以任何方式相互联系、并存。

三 战争图集与战争—内战关系诸假说

完成了关于顶点、联系、体系和集合的基本定义后,下文就冲突之间的联系进行更详细的形式分析。国家间战争和内战往往构成两个独立但相邻的战争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战争图之间的关系,战争图之间的关系由顶点之间的联系(冲突边与合作边)决定。其中,冲突边决定一个战争图的存在、消灭和独立性,合作边则将不同的战争图联系在一起,成为相邻战争图。

(一) 冲突边:单个战争图的生灭

何谓一个独立的战争体系? 将一个图与另外一个图区分开来的依据是什么? 对此可借用图的连通性概念进行刻画。一个顶点与另外一个顶点是连通的,当她们之间存在由冲突边构成的“通路”。^⑤ 顶点集中的最大连通子图可称为一个独立的战争图。如果该图中的所有冲突边都是潜在冲突边,则将其视为一个潜在战争图。如果将顶点分为两个不同的顶点集合,并且来自两个集合的任何两个顶点之间都不连通,那

① 古希腊语“战争”一词($\pi\acute{o}\lambda\epsilon\mu\omicron\varsigma$)转写为 polemos,取第一个字母来标记战争图。

② Th.3.82.1.

③ Th.1.1.2.

④ Frank Harary, “Graphs and Matrices,” *SIAM Review*, Vol.9, No.1, 1967, pp.83-90.

⑤ Jørgen Bang-Jensen and Gregory Z. Gutin, *Digraphs: Theory,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s*, p.15.在考察战争图的连通性时,我们只考虑冲突边,不考虑合作边。

么这两个集合就构成两个不同的战争体系,这些顶点构成两个相互独立的战争图。举例来说,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解阵)、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构成一个战争体系(安哥拉内战),美国和苏联构成另外一个潜在战争体系(冷战)。安哥拉内战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与美国或苏联直接开战,所以安哥拉内战与冷战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战争图。同样,在公元前427年,柯西拉内战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构成两个相互独立的战争体系。综上,对于任意战争图,本文给出以下连通性公设(postulate of connectivity):

P1:在顶点的两个集合中,如果来自各一集合的任何两个顶点之间都不存在敌对边的话,那么这两个集合各自属于两个不同的战争图。

一条新的冲突边形成后,将其两端的顶点染色。如果这两个作战单元此前没有被任何冲突边染色,那么围绕这条冲突边形成了一个新的战争图,一场新的战争出现了。同理,如果一条冲突边的消失导致该图不再连通,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战争图也消失了,即战争结束了。

(二)合作边:多个战争图之间的联系

何谓两个相邻的战争体系?在两个战争图之间,如果存在合作边,那么这两个图相邻。我们规定,每一顶点到其直接相邻体系的距离是1,到其间接相邻图的距离是2,以此类推。每一顶点的最大深度是她通过合作边所能抵达的最远距离,战争图集的层数则是所有顶点深度的最大值再加上1。为判定任意两个战争图之间是否相邻,本文规定相邻性公设(postulate of adjacency)如下:

P2:如果两个战争图之间存在合作边,那么这两个战争图相邻。

不同类型两场冲突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战争图及其相邻图之间的互动。作战单元 V_A 身处战争体系 P_1 ;通过 V_A ,另外一个战争体系 P_2 与 P_1 相邻。我们将战争体系 P_1 称为作战单元 V_A 的主体系(V_A 's home system),将战争体系 P_2 称为 V_A 的伴随体系(V_A 's accompanying system)或者 P_1 的相邻战争图(P_1 's adjacent graph)。例如,安哥拉内战是安解阵的主体系,冷战是其伴随体系;柯西拉民主党人的主体系是柯西拉内战,伴随体系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作战单元不直接参与其伴随体系中的战争。

合作边的建立需通过一个特定作战单元。这个作战单元利用伴随体系中的冲突状况,服务于自己在主体系中应对冲突的需求。这就是关于内战外援的委托—代理框架所描述的现象,^①在冷战中则表现为代理人战争。作战单元的合作行为连接

^① Idean Salehyan, David Siroky and Reed M. Wood, "External Rebel Sponsorship and Civilian Abuse: A Principal-Agent Analysis of Wartime Atroc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8, No.3, 2014, pp.633-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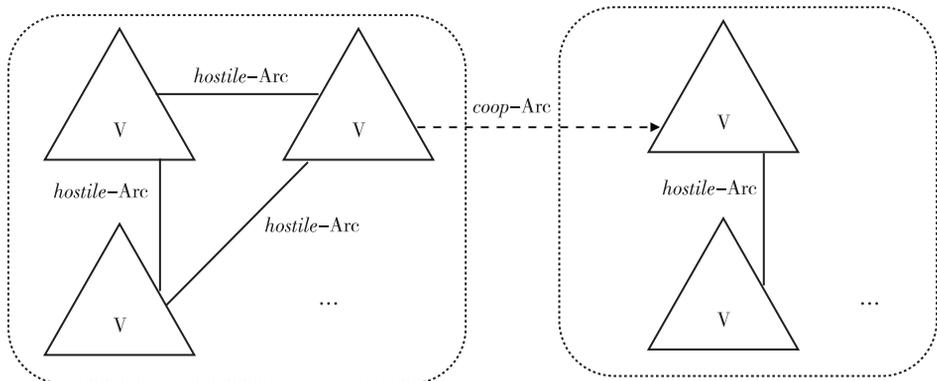


图2 战争图的连通与相邻(P1、P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起来的战争体系可以不止两个。第二意象只有一扇门,委托—代理框架只有两个层次,战争图集中的一个作战单元则可以同时面对多个邻图。在第五部分我们将看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柯西拉援助埃皮丹努寡头党与柯西拉求援雅典两个行为性质相同:柯西拉试图构建两条合作边,使得两个邻图都成为她在主图内的作战资源。

(三) 诸假说:合作边与冲突边的互动

以上就是战争图集的全部形式定义,提供了描述冲突及彼此关系的理论模板。使用该模板,我们可以将任意国际体系重新刻画为一个战争图集。理论家要做的就是寻找冲突之间的作用机制规律并提出假说。在战争图集中,这项工作围绕图的边展开。

所有冲突事件都可以转述为边的生成序列,所有战争理论都可以转述为边与边的因果关系。第三方援助/结盟行为与冲突爆发的关系可转化为合作边与冲突边之间的关系。确立因果关系之前先要明确边的出现顺序。如果我们是历史的亲历者,那么可以自行观察并记下每一条边的出现顺序,认为这条边与那条边有这样或那样的因果关系,提出自己的战争理论。这样,我们既是战争的历史家,又是战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只是战争史文本的读者,则有两点不同:第一,文本经已确定、不再变化,因此我们一定可以明确还原史述中边的序列。^① 第二,可以通过史料裁剪、叙事顺序、语法特征和

^① 我们并不是就此认为该史述与历史的全部真相确定一致,而是相信通过对史料的批判性解读准确把握了历史的一个切片。

论证流程等判断这些边之间的逻辑关系,而这种判断就是对战争史述中含有的战争理论的重构。接着可以考察,这样重构出来的理论是否符合某些理论假说。在战争图集中,以某一历史记载作为案例验证理论假说的具体方法就是这样。

要还原修昔底德的冲突理论,可利用的事件和文本有两处。研究修昔底德史书中内战的学者一般选择公元前 427 年的柯西拉内战与修昔底德的“内战插叙(the *stasis-excursus*: Th.3.82-83)”,但这仍显不够。在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过程特别是在第一卷“埃皮丹努内战/柯西拉事件”段落(*ta Kerkyraika*: Th.1.24-55)中,^①修昔底德提供了更加复杂的冲突扩散叙事。在这两个事件中,冲突扩散的动力机制是一致的。它们都证实了以下两个假说,但先前鲜有人试图寻找这两个事件的共有机理。

假说 1:“星火假说”

只有当作战单元 V_A 拥有一个主战争图 P_1 ,她才会向另外一个战争图 P_2 内的顶点施以援手,从而使得 P_2 成为她的相邻战争图。如果 V_A 自身并未卷入冲突甚至连面临潜在冲突的可能性都没有,那么她何来动力去援助另外一场战争中的另外一个作战单元?毕竟那不是她的战争。因此我们有如下假说:

H1:一个作战单元在自己主体系内存在冲突边,会促使她向相邻体系发起援助。

这一假说可以同时容纳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四类冲突间关系。在任意两个冲突之间,干预者身处一个战争图,得到援助的作战单元身处另外一个战争图,两图之间通过合作边相邻。修昔底德对内战与战争关系的两段记载都符合这一假说。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公元前 427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雅典决定援助柯西拉内战。公元前 435 年,科林斯之所以决定援助埃皮丹努,是由于她与柯西拉的敌对;雅典之所以决定援助柯西拉,是因为她即将与斯巴达开战。一个战争图可以通过上述方式向其相邻而不连通的战争图掷出星火、引发战争,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一假说称为“星火假说”。

假说 2:“燎原假说”

相邻的两个战争图之间,第一条合作边的形成符合假说 1(H1),最后一条合作边的形成符合假说 2(H2)。考虑相邻的两个战争图,如果这两个图同为 n 极结构且已经形成了 $n-1$ 条合作边,那么第 n 条合作边也将很快形成。

H2:一个战争图与一个潜在战争图极数相同并且已经相邻,会促进它们之间最后

^① 由于埃皮丹努内战中的核心行为体是柯西拉,所以西方修昔底德研究者使用“柯西拉事件”的希腊文拉丁转写 *ta Kerkyraika* 指代第一卷第 24—55 节。但为了区别于本研究另一核心文本公元前 427 年的柯西拉内战,本文将 Th.1.24-55 称为埃皮丹努内战。

一条合作边的形成,这个潜在战争图由此将变为实际战争图。

虽然假说2看似条件过于苛刻、解释价值有限,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 n 看起来可以很大, $n-1$ 条合作边全部形成这一条件难以达到;同时,在 $n-1$ 条合作边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单单考察最后一条合作边的形成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在考察冲突间关系时,我们关注的国际体系多为两极和三极结构,很少会超过五强格局,^①而内战最常见的参战方数目是两个,极少超过五个。这样一来,内战中的对手(在两极格局中)或内战的其他两个参战方(在三极格局中)都引入外援的情况并不少见,而接下来这一方该如何行动以及为何行动仍值得研究。^②

其次,假说2的解释价值在于强调和补充:形成最后一条合作边的动能是来自系统(图)而非行为体(顶点)。与其说“援助敌人的敌人”是作战单元的理性决策,不如说这是网络动能的表达:系统的空缺点存在引力,引发行为体行动。^③修昔底德笔下一开始拒绝援助埃皮努民主党人的柯西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迟迟不愿向盟友伸出援手的斯巴达都表明,理性决策有时无法解释援助行为。这个假说的实质含义是,由于结构上的相似,一个战争图可以在其相邻战争图中复制战火。我们不妨称这一假说为“燎原假说”。

“星火假说”和“燎原假说”可以构建冲突扩散的一种系统动力学。为解释冲突的起源,“星火假说”诉诸一个战争图而非一个顶点;为解释冲突的扩散,“燎原假说”诉诸体系的自我复制条件。由此可见,战争图集是在体系层次分析冲突的统一框架。如果修昔底德的记载可以证实上述假说,那么修昔底德的战争理论也是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

四 极简二层战争图集:柯西拉内战

修昔底德在描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第一场内战即柯西拉内战之后,对内战现象做了长篇评论(Th.3.82-83)。这则评论的前三节包含了修昔底德对内战与战争

① 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研究以欧洲近代国际体系为经典多极结构,其主要行为体一直不超过五个。参见 Barry R. Posen, “Civil Wars & the Structure of World Power,” *Daedalus*, Vol.146, No.4, 2017, p.171。

② 在定量研究中,已经有学者证实假说2在两极格局中是可以成立的。参见 Erik A. Gartzke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Ties That Bia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 Spatial Approach to Dyadic Dependence from Alliance Ties and Inbetweenn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6, No.1, 2022, pp.4-6。

③ 该看法受到以下研究的启发:哈里森·怀特将工作流动视为职位空缺在网络中的转移。参见 Harrison C. White, “Matching, Vacancies, and Mo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78, No.1, 1970, pp.97-105。

关系的部分看法。第一节(Th.3.82.1)帮助我们还原边的序列及逻辑关系,勾勒出公元前427年的战争图集,并证实两个假说。第二节和第三节(Th.3.82.2-3)则与两个假说一起,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修昔底德关于冲突扩散的两个著名论断。

(一)柯西拉内战(*stasis-exkursus*, Th.3.82-83;公元前427年)及其战争图集

公元前427年,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五年,希腊西北部的城邦柯西拉爆发内战。修昔底德记载了这一内战过程,^①并评论了内战现象。

T 1.1(Th.3.82.1)

这场残酷的内战就这样进展了,它看起来(比其他内战)更加(残酷),因为它成为其他一系列(内战)的第一场,而就在后来,连整个希腊——打个比方说——都被震动了。冲突到处都是,民主党邀请雅典人(为盟友),同时寡头党邀请斯巴达人(为援助)。在和平时期,他们既无借口也无勇气(向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求援;然而在战争时期,(既然)双方都有盟友,那些想要通过革命去损害敌人、增进自己利得的人就很容易会去引入援助。

依据第二句话,列出这四条边的生成序列,得到战争图集(如图3):

$$\sum_{427 \text{ BCE}} = \{ P_{\text{Peloponnesian War}}, P_{\text{Corcyra-Stasis}} \}$$

根据第三句话可以判定边与边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句话表明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自变量,两条合作边是因变量,战争是援助及内战的原因。这符合修昔底德研究者的一致观察,^②并证实了假说1:如果不是因为正在彼此作战,雅典与斯巴达不会干预柯西拉内战,毕竟那不是她们的战争。

(二)“战争是使用暴力的教师”

假说1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战争是使用暴力的教师”这个著名比喻。这句话不仅明确了战争是内战的原因,还强调了战争是作为一个整体释放出对城邦内政治的影响的。

^① Th.3.70-81.

^② John L. Moles, “Chapter Three: Truth and Untruth in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in Christopher Gill and Timothy P. Wiseman, eds., *Lies and Fiction in the Ancient World*,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3, p.100; Hans-Joachim Gehrke, *Stasis: Untersuchungen zu den inneren Kriegen in den griechischen Staaten des 5. und 4. Jahrhunderts v. Chr.*, p.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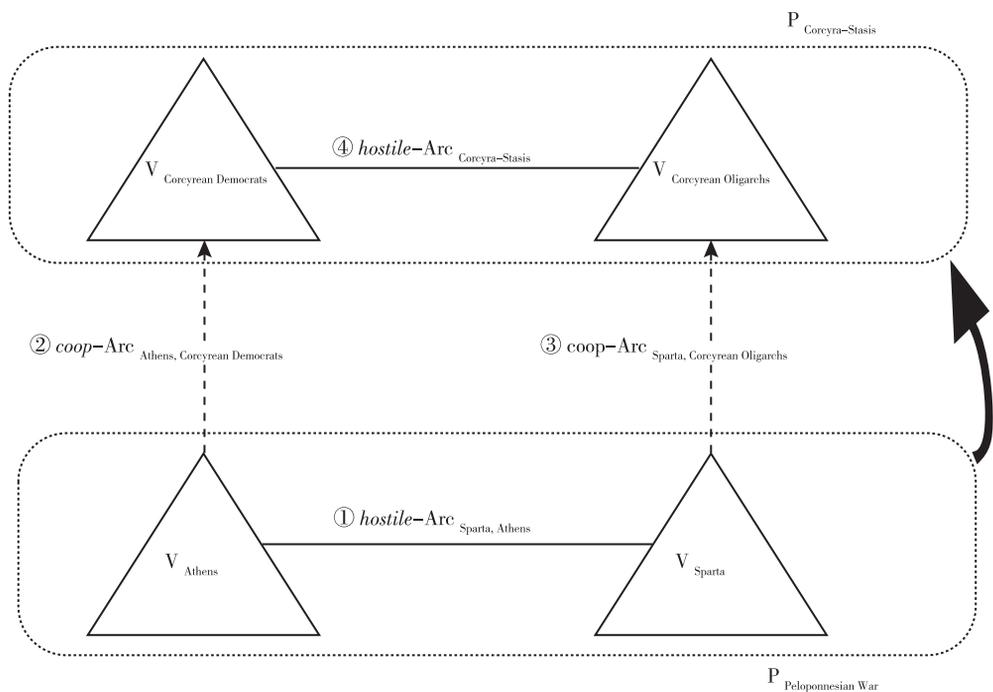


图3 柯西拉内战的战争图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T 1.2(Th.3.82.2.5-10)

因为在和平与繁荣(时期),城邦和个人都持有更好的脾性,因为(他们)不会遭遇不情愿的必需;然而战争——通过剥夺他们的每日所需——(是一位)使用暴力的教师,(战争)使得大多数人的性情与周遭环境相适应。

修昔底德将战争比作教师,同时使用动词“使得……相适应”的主动态,强调战争作为一个整体的强大作用。^① 他的这种拟人手法不仅强调了非人因素的主动性,还强调了这一因素的整体性: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一个整体,点燃了另一场战争柯西拉内

^① 当想要强调某种非人因素的重要性时,修昔底德会将这个非人因素作为主语并使用动词的主动态。参见 Adam Parry, “The Language of Thucydides’ Description of the Plague,” *Bulletin for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Vol.16, 1969, p.115。希腊人相信,拟人化的非人因素比人更强大。参见 Colin W. MacLeod, “Thucydides on Faction (3.82-83),” p.54。

战的战火。这样,在学者们对这句话的现有正确观察^①之外,假说 1 赋予了这句话新的含义:一场战争是另外一场战争之母。

(三) 两极体系下的冲突扩散模式:从“第一场内战”到“整个希腊被震动了”

战争图集和两个假说还帮助我们更精确地理解修昔底德关于冲突的另一个著名论断:“这场残酷的内战就这样进展了,它看起来(比其他内战)更加(残酷),因为它成为其他一系列(内战)的第一场,而就在后来,连整个希腊——打个比方说——都被震动了。”

围绕这句话,修昔底德研究者就两个问题争论不休。第一个问题是,修昔底德为什么说柯西拉内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第一场内战。如果柯西拉内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第一场”内战,那么发生在公元前 430 年初夏的诺提昂内战^②为什么没有被算作第一场内战?^③ 古典学家认为应抽象地理解“成为第一(πρώτη ἐγένετο)”,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柯西拉内战)成为其他一系列(内战)当中最突出的一场”。^④ 笔者则认为,πρώτη就是“第一”的意思,只要把修昔底德的措辞放入柯西拉内战的战争图集来看,柯西拉内战确实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第一场内战,因为修昔底德将范围限定在所有直接由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的城邦内战上。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整个希腊被震动了(ἐκινήθη)”。为此需要勾勒柯西拉内战爆发之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希腊世界普遍内战的战争图集。 $P_{\text{Corcyra-Stasis}}$ 是 $P_{\text{Peloponnesian War}}$ 点燃的第一个战争图。此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在一系列城邦反复制造了内战。这些内战的战争图相互独立,与 $P_{\text{Peloponnesian War}}$ 相邻但不连通(如图 4)。

$$\sum_{427 \text{ BCE}} = \{P_{\text{Peloponnesian War}}, P_{\text{Corcyra-Stasis}}, P_{\text{stasis 2}}, P_{\text{stasis 3}}, \dots\}$$

“被震动了”一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修昔底德在史书一开篇就将这场战争称为“最大的震动(κίνησις ... μεγίστη)”。^⑤

① 宏观层面上,苗中泉和时殷弘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斯巴达和希腊文明都产生了恐怖的影响。参见苗中泉、时殷弘:《“战争乃残酷之师”——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帝国的能动蜕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1 期,第 98—129 页。微观层面上,学者们更多注意到教师意象的伦理教导功能,即战争对伦理的影响。参见 Lowell Edmunds, “Thucydides’ Ethics as Reflected in the Description of Stasis (3.82–83),”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79, 1975, pp.73–92。

② Th.3.34.这场内战发生在“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雅典平原的时候”(Th.3.34.1)。

③ Walter R. Connor, *Thucydi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03, n.61.

④ Walter R. Connor, *Thucydides*, p.103, n.61.

⑤ Arnold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372;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4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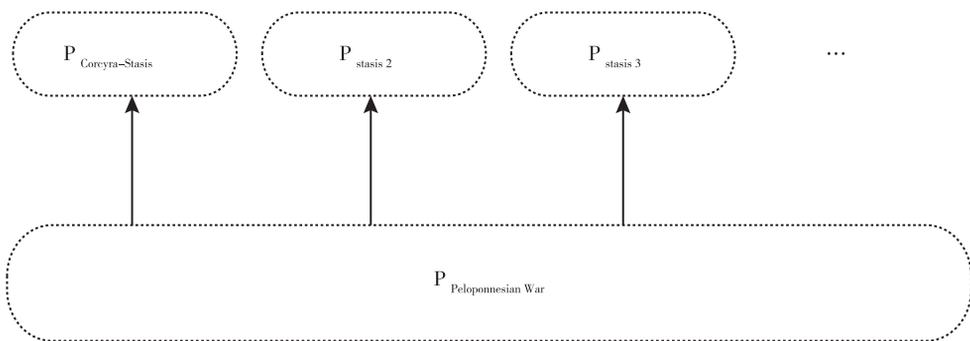


图4 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希腊城邦内战的图集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T 1.3(Th.1.1.2)

因为这是希腊人……最大的震动……

作为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性质的判断以及对希腊世界内战泛滥状况的描述,“震动”及其同源词似乎既指战争又指内战。学者们无法接受这两者的混淆,试图将 κίνησις 解释为其他含义。^① 杰弗里·拉斯腾(Jefferey Rusten)认为 κίνησις 是指将某种力量从防御状态转为进攻状态,意思是“动员”。^② 笔者认为,根据这种理解,κίνησις 还可以指新战争图的诞生,“最大的震动”就是指包含了最多战争图的一个战争图集。

Σ_{427 BCE} 是本文根据修昔底德史书构造的第一个战争图集。这个极简二层战争图集刻画了国家间战争引发内战及内战扩散的过程。修昔底德描述“整个希腊被震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人最大的一场震动”,意思是通过“星火效应”和“燎原效应”,伯罗奔尼撒战争制造了最多的、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城邦内冲突,遍及整个希腊。这一点与冷战时期尤为相似。

① 约阿希姆·拉塔茨和尼古拉斯·哈蒙德认为该词指的是决定战争规模的条件。米沙·迈耶认为该词包含了修昔底德的战争理论。普赖斯将“最大的震动”等同于“最深刻的内乱”。参见 Joachim Latacz, “Die Rätselhafte Grosse Bewegung. Zum Eingang des Thukydideischen Geschichtswerks,” *Würzburger Jahrbücher für die Altertumswissenschaft*, Vol.6, 1980, p.89; Nicholas G. L. Hammond, “The Arrangement of the Thought in the Proem and in Other Parts of Thucydides I,” *Classical Quarterly*, Vol.2, No.3-4, 1952, p.132; Mischa Meier, “‘Die größte Erschütterung für die Griechen’-Krieg und Naturkatastrophen im Geschichtswerk des Thukydides,” pp.329-345; Jonathan J. Price, *Thucydides and Internal War*, p.207.

② Jeffrey Rusten, “Chapter 1: Kinesis in the Preface to Thucydides,” in Christina A. Clark, Edith Foster and Judith P. Hallet, eds., *Kinesis: The Ancient Depiction of Gesture, Motion, and Emotion, Essays for Donald Latein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5, pp.27-40.

五 多层战争图集:从埃皮丹努内战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一)埃皮丹努内战(*ta Kerkyraika*, Th.1.24–55;公元前435—公元前432年)的战争图集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希腊人的殖民地城邦埃皮丹努陷入内战。冲突双方一开始分别向波斯和柯西拉求援,后来分别向柯西拉和科林斯求援。柯西拉和科林斯由此开战。然后,柯西拉向雅典求援,请求与雅典结盟。雅典接受柯西拉为盟友,这激怒了科林斯。在科林斯的劝说下,^①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同盟最终决定向雅典及其帝国开战。^②这个过程同样可以重构为一个战争图集(如图5),它由四个战争图构成。

$$\Sigma_{435-432 \text{ BCE}} = \{ P_{\text{Persia}}, P_{\text{Epidamnus-Stasis}}, P_{\text{Corcyra, Corinth}}, P_{\text{Athens, Spart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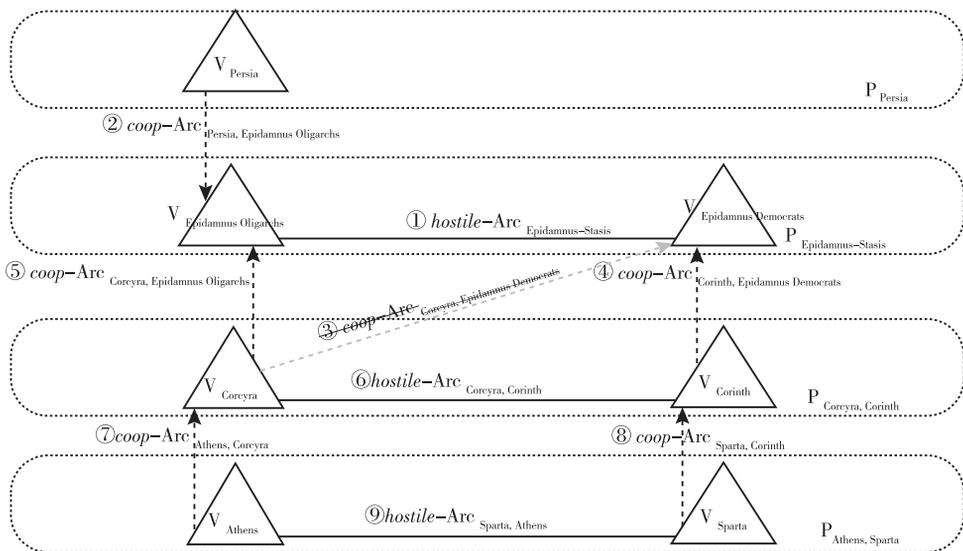


图5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过程的战争图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以下两个决策过程证实了假说1:科林斯决定援助埃皮丹努民主党人(④)^③以及雅典决定援助柯西拉(⑦)。还有两个决策过程证实了假说2:柯西拉决定援助埃皮丹

① Th.1.68–71, 1.122–124.

② Th.1.86–88, 1.125.

③ 下文中,带圈数字对应图5中相应的边。

努寡头党(⑤)以及斯巴达决定援助科林斯(⑧)。对于④和⑦,修昔底德呈现的叙事逻辑是:一个作战单元支援其相邻战争图中的另外一个作战单元,是因为自己已经或即将身处战争图中,“我支持你是因为我要与其他国家开战了”。这符合“星火假说”。而对于⑤和⑧,修昔底德呈现的叙事逻辑是:作战单元支援相邻战争图中的某个作战单元,是因为“我的敌人援助了你的敌人,但原本我不愿插手”。这符合“燎原假说”。形成这四个决策的驱动力不是来自行为体理性,而是来自体系动能。

(二)星火(H1):科林斯的干涉决定和雅典的结盟决定

这一战争图集集中的第四条边和第七条边能够证实假说1,因为对于科林斯干涉埃皮丹努内战的决定以及雅典与柯西拉结盟的决定,修昔底德呈现了相同的叙事逻辑:“我支持你那场与我无关的战争,是因为我就要与其他城邦开战了。”

先看第四条边:科林斯为什么决定援助内战中的埃皮丹努民主党人?因为科林斯怨恨柯西拉,即科林斯的主体系 $P_{Coreyra, Corinth}$ 存在潜在冲突边。

科林斯援助埃皮丹努的原因体现在下面这个段落:

T 2.1(Th.1.25.3)

科林斯人根据正当(的权利原则,)接受了他们的求援,因为(科林斯人)认为(埃皮丹努)是柯西拉人的殖民地,也可以算是他们的殖民地,同时也(因为科林斯人)憎恶(柯西拉人的)缘故,因为(柯西拉人)作为科林斯人的殖民者,忽视了(科林斯);因为在公共节庆中,他们既不献出习俗所规定的荣誉礼物,又不像其他殖民者那样,为科林斯人作仪式的预备仪式;(科林斯人还相信)(柯西拉人)蔑视(科林斯人),(因为)在那个时候,(柯西拉人)与希腊人当中最富裕的人在金钱方面旗鼓相当,在战备方面还要更加优越;同时,柯西拉人有时还吹嘘他们的海军十分优越,因为柯西拉先前的居民费埃科斯人在舰船事务方面名声卓著(因此[柯西拉人]也拥有海军,并且相当有能力;他们开始战斗的时候,已经保有120艘三列桨战舰)。

这段话提到了科林斯援助埃皮丹努民主党的两类理由:第一,科林斯对殖民地埃皮丹努享有母邦权利。第二,科林斯因为宗教和政治原因怨恨柯西拉。其中,政治怨恨源于柯西拉财富的日益积累以及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实力的日益增长。笔者认为,科林斯对埃皮丹努的母邦权利不值一提,对柯西拉的怨恨才是科林斯在埃皮丹努内战中援助民主党人的真正动机。潜在战争图 $P_{Coreyra, Corinth}$ 要被点燃,星火来自其相邻战争图 $P_{Epidamnus-stasis}$ 。这符合“星火假说”。

第一,以母邦权利作为干涉理由存在双重不可靠:科林斯算不上是埃皮丹努的母邦,^①即便是母邦也不能干涉殖民地。^②第二,是科林斯对柯西拉的怨恨主导了科林斯对埃皮丹努内战的决策过程,但这一怨恨——无论是宗教怨恨还是军事政治担忧^③——与埃皮丹努有何关系?修昔底德并未把后来发生的事情当作对前序事件的解释,^④而是不自觉地写下了“星火假说”的原理:一个作战单元决定在其相邻体系内施以援助,原因是其主体系内存在冲突边。

再看第七条边:雅典为什么要与柯西拉结盟?这一决策过程分为两步:一是柯西拉使节前来劝说,^⑤二是雅典人自行考虑并决定。^⑥修昔底德在这两个步骤中使用了相同的论证:一是结盟将给雅典带来一支强大的舰队,二是雅典自身与斯巴达的战争迫在眉睫;后者是前者的前提。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认可柯西拉人劝说他们与之结盟的理据,这说明即将与斯巴达人开战就是雅典人决定与柯西拉结盟的根本原因。第七条边的形成动力来自雅典的主体系。

为说服雅典人与其结盟,柯西拉使节反复提出三点理由:^⑦第一,雅典人是在帮助受害者。第二,他们将得到柯西拉人的感激。第三,他们将得到希腊世界第三大海军舰队。在这三点理由当中,只有舰队论据才能说服雅典人,原因有两点:首先,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标准来看,^⑧这篇政治演说的核心论点应当是结盟有益。其次,除舰

① 提供“建城者”的城邦,在一个混合殖民地城邦中享有一定的荣誉地位,但这无法保证她是新城邦的主导城邦。雅典在图里(Thurii)的殖民地可以佐证这一点。参见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382, p.157, p.168。

② 柯西拉使节明确指出,“被派出的(殖民者)对于留在(城邦内的母邦公民)而言,不是奴隶,而是平等的”(Th.1.34.1)。参见 Gregory Crane, “Power, Prestige, and the Corcyrean Affair in Thucydides 1,” *Classical Antiquity*, Vol.11, No.1, 1992, p.11。此外,古希腊最常见的干涉借口是“帮助被损害的一方”。参见 Polly L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lassical Greece: Morality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77。

③ 这种担忧确实是科林斯决定干涉埃皮丹努的真正原因,这既符合修昔底德的理论预设,又符合修昔底德的归因习惯。参见 Josiah Ober, “Chapter 19: Thucydides *Theôrêtikos*/Thucydides *Histôr*: Realist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History,” in Jeffrey S. Rusten, ed., *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 Thucydides*, pp.441-444; Th.1.23.5-6。

④ Mabel L. Lang, “Thucydides and the Epidamnian Affair,” *Classical World*, Vol.61, No.5, 1968, pp.174-175。

⑤ Th.1.31.2-36.3。

⑥ Th.1.44-45.1。

⑦ Th.1.32.1; Th.1.33.1。

⑧ 亚里士多德将雅典演说分为政治演说、法庭演说和典礼演说三类。其中,政治演说的目的是劝服或劝阻实施一项政策建议,关注的是利害,而非正义与否(法庭演说的目的)或者是否值得称赞(典礼演说的目的)。参见 Arist. *Rh.*i.3.5, 1358 B 20-27。

队理由外,雅典帮助柯西拉无法取得其他利益。^①

舰队论据对雅典人的决策发挥影响的前提条件是雅典与斯巴达即将一战。^②柯西拉人在演说中反复提及这一冲突前景。

T 2.2(Th.1.33.3)

如果你们当中的某一位认为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将(对你们)有用——不会发生,那么他就错了,并且他没有看到斯巴达人因为害怕你们正在作战、科林斯人因为在伯罗奔尼撒人当中有能力而对你们产生敌视,正在先行夺取我们、图谋对付你们,以防止我们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还势必会采取主动,要么削弱我们,要么保障他们自己的地位。

T 2.3(Th.1.36.1)

还须知道,与此同时,他现在审议的不止关乎柯西拉,且更关乎雅典;由于将视野限制在当下,在这场即将发生、马上发生的战争中,只要你们还在犹豫(是否要)将这个地方拉入自己的阵营——这个地方是友是敌,关系重大——这便不是在为雅典考虑其最重要的利益。

舰队论据和冲突前景共同构成了这篇政治演说的核心论证。在决策的第二个步骤即雅典人的思考与判断中,被纳入考虑的也是冲突前景与柯西拉舰队这两点。^③“我就要与别人开战了,因此我选择援助你。”柯西拉人劝雅典人这样思考,雅典接受这个论证并做出了结盟决策。

修昔底德研究者无法充分理解这样一种论证。他们指出,在此处似乎人人都觉得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已迫在眉睫,但后来直到战争爆发前夕,斯巴达人还在百般拖延,战争似乎还可以避免。修昔底德研究者因此批评他的写作是出于后见之明。笔者认为不应这样批评修昔底德,而应该把他看作具备理论自觉的叙事者。他只是写出了“星火假说”的原理:一个作战单元会因为自己体系内存在的潜在冲突边而选择援助

① 结盟通常基于两种理由:一是曾对雅典人有贡献,二是与雅典人有亲缘关系。柯西拉奉行不结盟政策,从未对雅典人有贡献。柯西拉人属于多利安人,而雅典人属于爱奥尼亚人,没有族群亲缘关系。参见 Walter R. Connor, *Thucydides*, p.34, n.33。

② William M. Calder III, “The Corcyrean-Corinthian Speeches in Thucydides I,” *Classical Journal*, Vol.50, No.4, 1950, pp.179-180; Walter R. Connor, *Thucydides*, pp.34-35。

③ Th.1.44.2。

相邻体系内的作战单元。这一机理确实存在并起作用。其一,为实现结盟,柯西拉使节以冲突前景相威胁,说明冲突前景确实是合作边形成的的重要驱动力。其二,在心理层面上,冲突前景在公元前435年完全可以是真的:一旦作战单元跨过了心理上的卢比孔河,^①我们就可以认为,她的主体系内已经存在潜在冲突边。要促使合作边形成,冲突不必是已经真实发生的。^②

(三) 燎原(H2):柯西拉的干涉决定和斯巴达的开战决定

在战争图集 $\Sigma_{435-432 \text{ BCE}}$ 中,第五条边与第八条边的形成能够证实假说2。在修昔底德笔下,柯西拉之所以决定援助埃皮丹努寡头党,斯巴达之所以决定与雅典开战,都是因为“我原本不想插手你的战争,但是我的敌人已经帮助了你的敌人(这样一来,我便不得不帮助你)”。

我们先考虑第五条边:为什么柯西拉决定援助内战中的埃皮丹努寡头党人?修昔底德对此给出了明确回答,是因为科林斯已经援助了埃皮丹努民主党,“我的敌人已经帮助了你的敌人”,而柯西拉原本是不情愿的。

第五条边发生的理由是第四条边:此时的科林斯已经向埃皮丹努民主党伸出援手,柯西拉人因此大怒并马上行动。

T 2.4(Th.1.26.3)

而就当柯西拉人听说殖民者与驻军被派往了埃皮丹努,殖民地埃皮丹努被交给了科林斯人,他们愤怒了;柯西拉人立即派出25艘舰船,接着又派出另一支远征军,以挑衅的方式要求埃皮丹努接收被流放的人(因为埃皮丹努流亡者来到了柯西拉,指出因为共同的祖先和亲缘关系,宣称埃皮丹努需要柯西拉人领导),并要求埃皮丹努赶走科林斯人派来的驻军和殖民者。

柯西拉人的愤怒和迅速行动与他们先前的举动形成鲜明对比。埃皮丹努内战刚

① 这项研究借助心理学的决策阶段模型揭示,战争爆发前存在一个关键的决策节点,在此之前,行动者心理是审议性的,在此之后是执行性的。西谚“跨过卢比孔河”指的就是这个关键节点。参见 Dominic D. P. Johnson and Dominic Tierney, “The Rubicon Theory of War: How the Path to Conflict Reaches the Point of No Retur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1, 2011, pp.7-40, esp.p.13。

② 迈克尔·艾伦和本杰明·福德曼指出,弱国可以通过为强国不断制造卷入代价(如威胁要进行持续的游击战)来降低强国的决心,这种卷入代价可以仅仅是一种威胁而非事实。科林·柯雷宁和罗伯特·舒布则发现,影响结盟谈判与决策的因素中必须包含前瞻性的权力互动机理。参见 Michael A. Allen and Benjamin O. Fordham, “From Melos to Baghdad: Explaining Resistance to Militarized Challenges from More Powerful St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4, 2011, p.1030; Colin Krainin and Robert Schub, “Alliance Dynamics in the Shadow of Shifting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5, No.4, 2021, pp.905-918。

刚爆发时,民主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向柯西拉人求援,但柯西拉人出人意料地拒绝了他们,第三条边没能形成(㉓)。

T 2.5(Th.1.24.6-7)

城里的这些埃皮丹努民主党被镇压后,派出使节去柯西拉,因为柯西拉是母邦,民主党请求柯西拉人密切监视,以防他们自己被摧毁,并且与流亡者(埃皮丹努寡头党)和解,解决(与)蛮人的战争。他们作为乞援人坐在赫拉神庙里,哀求这些事情。但是柯西拉人不仅没有听从他们的求援,还赶走了这些乞援人,(让他们)一无所获。

柯西拉拒绝援助埃皮丹努民主党不仅令埃皮丹努民主党人惊讶,也令读者感到惊讶。^① 然后,埃皮丹努民主党对科林斯提出完全相同的要求,得到了积极回应。

T 2.6(Th.1.25.2)

依据神谕回答,埃皮丹努人来到科林斯,交出殖民地,因为他们的(殖民地)建城者来自科林斯,(也因为)神谕回答,他们想要(科林斯人)密切监视并前来援助,以防他们自己被摧毁。

修昔底德使用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措辞,以凸显同一诉求在柯西拉和科林斯得到的不同回应。科林斯接纳埃皮丹努的求援,是“因为我就要与其他人开战了”(H1)。而柯西拉转变态度决定援助埃皮丹努内战中的另一方,是因为“我的敌人帮助了你的敌人”(H2),尽管她原本并不情愿。

“我的敌人帮助了你的敌人”解释了为什么柯西拉人一开始不接受埃皮丹努民主党人的请求、后来却又接受了埃皮丹努寡头党人的请求。学者们起初没有发现这一机理。一些学者由此推测,柯西拉拒绝民主党而接受寡头党求援,说明柯西拉与埃皮丹努寡头联系更加密切。^② 马布尔·兰(Mable L. Lang)认为这表明修昔底德对史料有所裁剪。^③ 这些看法暗示,“我的敌人帮助了你的敌人”不足以成为合作边形成的动力。但修昔底德已明确说明,柯西拉决定干涉的原因就是科林斯的卷入。这符合“燎原假说”的运行机理:两个相邻战争图同为两极体系,在已经形成一条合作边的情况

① 这种令人惊讶的效果是修昔底德有意制造的。参见 Maria Fragoulaki, *Kinship in Thucydides: Intercommunal Ties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8, n.72。

②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209, n.14.

③ Mabel L. Lang, “Thucydides and the Epidamnian Affair,” *Classical World*, Vol.61, No.5, 1968, p.174.

下,另一条合作边也将很快形成。这一合作边的形成动力来自系统,而非行为体,因此不能用行为体理性模式去观察。“我原本不愿援助你,但我的敌人已经帮助了你的敌人”表达的是战争图的相互连通状况对作战单元决策产生的影响。至于作战单元是否情愿,在此并无决定性。

第八条边的形成显示了同样的原理。柯西拉最终决定援助埃皮丹努寡头党,主要是因为科林斯人已经援助了民主党,而她自己原本是不情愿的。同样,斯巴达最终决定援助科林斯也是因为雅典已经援助了柯西拉,而斯巴达自己根本不情愿。

修昔底德选择把埃皮丹努内战和波提狄亚事件写成战争导火索,这是有问题的。这两件事与斯巴达并不直接相关。^① 科林斯人也清楚知道斯巴达人并不情愿。^② 斯巴达居然会因为与自己并不直接相关的事件被拖入一场大战,学者们对此十分不解。^③ 先前的古典学家推测,修昔底德一开始认为科林斯是大战的罪魁祸首,详写了科林斯的作用;后来他改变了想法,认为雅典才是真正的原因,但没有来得及删去已经写好的科林斯内容。^④ 我们不必这样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强调第三方力量在两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⑤这是接下来的理解基础。

修昔底德记载的是他对冲突的体系动力学的敏锐观察。表面看来,双方“撕毁和约的原因、相互责难的理由”^⑥与雅典和斯巴达并无直接关联。但事实上,雅典卷入科林斯与柯西拉的争端(⑦)后,战争图 $P_{\text{Corcyra, Corinth}}$ 就成了她的伴随体系。斯巴达卷入科林斯事务(⑧)后,战争图 $P_{\text{Corcyra, Corinth}}$ 也成了她的伴随体系。“我原本不愿插手”,但

① “不管怎么说,柯西拉和波提狄亚都是科林斯的争端。”参见 Antony Andrewes, “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the War,” *Classical Quarterly*, Vol.9, No.2, 1959, p.227.

② 战前“不情愿的斯巴达”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参见 George Beardie Grundy, *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 Vol. I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1948, pp.235-237; Giovanni Parmeggiani, “How Sparta and Its Allies Went to War: Votes and Diplomacy in 432-1 BC,” *Historia*, Vol.67, 2018, pp.244-255; 李隽咏:《恐惧抑或默许——斯巴达战前海洋战略再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108—123页。

③ 这导致两种解释。修昔底德研究者认为,修昔底德原本认为科林斯才是大战的起因。国际关系学者则看到了同盟政治的负面作用。参见 Eduard Schwartz, *Das Geschichtswerk des Thucydides*, Dritte Auflage: Georg Olms Verlagsbuchhandlung, 1969, pp.92-101; Antony Andrewes, “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the War,” pp.227-228; Peter J. Rhodes, “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Hermes*, Vol.115, 1987, p.158.

④ 爱德华·施瓦茨和安东尼·安德鲁斯都将科林斯在战争爆发过程中的显著作用归因于修昔底德早期的写作计划。参见 Eduard Schwartz, *Das Geschichtswerk des Thucydides*, pp.113-116; Antony Andrewes, “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the War,” pp.227-230; P. J. Rhodes, “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158-159.

⑤ 玛尔塔·索尔蒂:《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中两大阵营的冲突与第三种力量的行为》,载《新史学》,2017年第十九辑,第311页。

⑥ Th.1.23.5.

“我的敌人已经援助了你的敌人”。战火就这样在相邻且结构类似的战争图之间复制, $P_{Corcyra, Corinth}$ 就这样点燃了 $P_{Athens, Sparta}$ 的战火。至此可以说, 我们从字面上和理论上都理解了这样一种战争起源的叙事模板: 发生在边陲的冲突点燃了全希腊的战火。^① 修昔底德所认为的战争爆发最真实的原因——雅典不断强大, 斯巴达因此感到恐惧——就是嵌入这样一个战争图集的。^②

六 第二意象破碎之后

我们在没有第二意象干扰的条件下总览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冲突扩散的全景, 为各类冲突构拟逻辑地形图, 在此基础上验证关于冲突扩散的两个假说。然而, 解读具有理论自觉的历史叙事并不是战争图集的唯一潜力。下文将简要举例说明, 打碎了第二意象之后, 战争图集如何帮助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解释历史、评价政策以及帮助量化研究者对冲突现象编码。

(一) 图集的结构类型及其政策含义

以冷战为例, 考察图集的结构类型, 可以发现战争图集主要有三种结构, 分别对应冲突扩散的三种衰变曲线, 即指数级扩散(图集层数理论可达 n^n)、单一线性扩散(图集层数为 n) 和单中心的辐射扩散(图集层数为 2)。在分辨图集的结构类型时, 明确并理解其层次数目至关重要。

第一, 冲突很难呈指数级爆炸扩散(如图 6), 因为这需要每个作战单元都有能力多次向邻图伸出援手, 制造多个相邻战争图。如果冲突这样扩散, 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 一是冲突很快遍及所有作战单元, 战争图集演变为一个强连通图,^③ 这意味着所有作战单元对所有作战单元的战争; 二是作战单元不断分裂为更小的作战单元, 直至任何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全部不复存在。显然, 这两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极端情况, 在现实中很少发生。

第二, 冲突也很难出现单一的线性扩散(如图 7)。这是由于, 如果从战争图 P_{i-1} 到战争图 P_i 的扩散是通过族群联系, 从战争图 P_i 到 P_{i+1} 的扩散经由意识形态联系, 那么不同的扩散动能很难形成连续动能, 扩散势头势必很快衰减。然而, 研究者和决策者在概括冷战时期的冲突扩散时最常用的就是这一模式。

①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205.

② Th.1.23.6.

③ 强连通图中, 每一顶点与其他所有顶点之间都存在通路。参见 Jørgen Bang-Jensen and Gregory Z. Gutin, *Digraphs: Theory,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s*, pp.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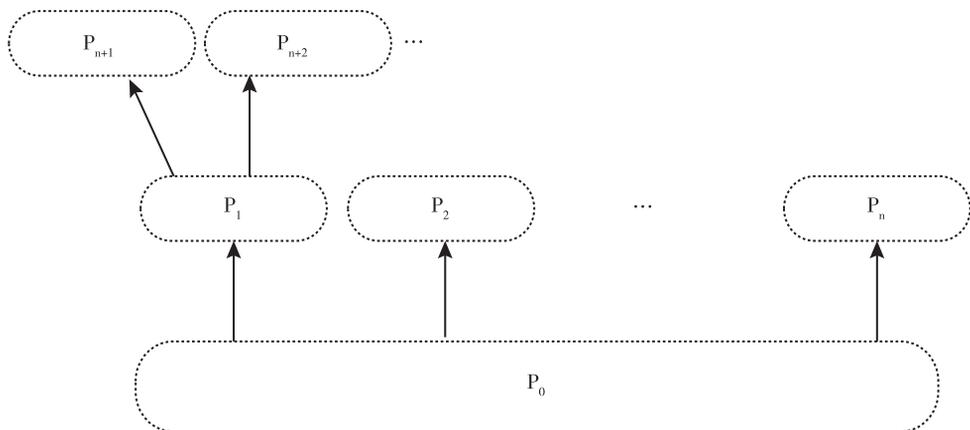


图6 图集的第一种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7 图集的第二种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三,单中心的辐射扩散模式。这种模式中存在一个发挥中心作用的战争图 $P_{\text{Central War}}$ 。首先,中心图的作战单元通过合作边(干涉行动)制造了第一个邻图 P_1 ,然后依次制造了 $P_2、P_3 \cdots P_n$ 。由于 P_1 在该战争图集的位置是相互等价的,^①所以该图的层数始终维持为 2(如图 8)。笔者认为,应该用这一模式而非第二种模式描述冷战时期冲突扩散的逻辑结构。

不难看出,图 8 与图 4 是同构的。也就是说,冷战时期冲突频发与“整个希腊震动了”这两个扩散过程的拓扑结构相同。笔者认为形成这一结构的原因是,在大国身上,“星火假说”(干涉行动的必要条件是自身处于战争图中)可以反复起作用。据此得出如下推论:

C1:在两极体系中,干涉者复制自身先前政策的惯性(内部学习效应)对冲突扩散

^① 关于顶点在网络(图)中的位置,参见戴维·诺克、杨松著,李兰译:《社会网络分析》(第二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5 页。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考察的是一个图(网络)在图集(网络的集合)中的位置,而非单个顶点在网络中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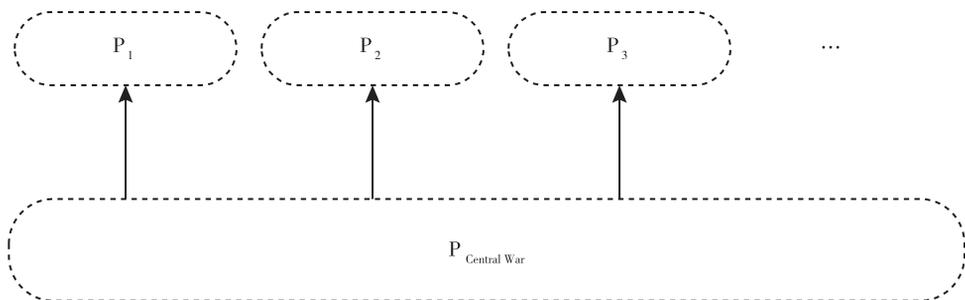


图8 图集的第三种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的影响,高于被干涉者从其他被干涉者学习策略(外部学习效应)对扩散的影响。

由于具备广阔的外交边疆、多样的政策领域以及多次干涉的能力,所以只有大国甚或超级大国才有能力和意愿不断重复这一过程。小国缺乏同等的干涉能力。即便一个小国具备干涉的动机和决心,其能力往往也只能服务于少数甚或单一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之所以扩散,与其说是因为发生内战的较弱国家或发生战争的地区在相互学习策略,不如说是因为超级大国在自我重复干涉政策。

得出上述推论的关键在于发现“政策的自我重复”和统摄描述冲突扩散的不同类型。在战争图集中,殖民地—宗主国联系、族群、宗教和意识形态联系等都被表达为图的一条潜在合作边,它们是等价的。同时,国内冲突引发国家间战争和国家间战争引发的国内冲突在战争图集中也是等价的。历史学家在分析这一时期冲突扩散现象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等价。^①如果想要解释冲突反复出现的结构原因而非某一场冲突的具体起源,就需要辨认出这种等价,而这要依靠战争图集。

以冷战时期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干涉为例。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认为,1953年的阿贾克斯行动和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转折点。^②这两个行动分别构成了 $P_{\text{Central War}}$ 与 P_1 之间、 $P_{\text{Central War}}$ 与 P_2 之间的合作边。此后,在这两个行动中形成的干涉原则成为美国干涉第三世界的政策框架,^③这昭示着接下来的政策复制。扩散机制符合第三种模式而非第二种。

^① 例如,文安立将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视为这一时期美国干涉非洲的原因之一。参见文安立著,牛可等译:《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33—135页。

^② 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第121、125页。

^③ 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第128页。

冲突逻辑地形图的结构区别意味着政策含义的重大区别。在第二种模式中阻断扩散的关键在于第一个战争图,也就是第一场冲突。因而其政策含义是:有必要干涉第一场这样的冲突。这就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政策呼吁。1947年,艾奇逊做出“烂苹果”比喻,是为了呼吁国会批准援助希腊;^①1954年,艾森豪威尔做出“多米诺骨牌”比喻,是为了论证干涉中南半岛的必要性。^②相反,在第三种模式中阻断扩散的关键是第一条合作边(第一次干涉)。因而其政策含义可以用如下推论表示:

C2:已经处于大国敌对中的一个大国,其干涉主义尤为危险。

由此可见,找到冲突扩散的正确拓扑结构对于提供真正可靠的政策建议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批评两极体系中的大国干涉主义绝不是仅仅基于道德理由,同时也基于其动力学原理:单中心的辐射模式更方便冲突扩散。战争图集就是进行这一分析的图式基础。

(二) 测量结构特征并生产体系层次的理论

使用战争图集重构历史叙事背后的逻辑地形图,以此判断史述的质量和政策的效果,不是战争图集的唯一使用方式。理论家既可以借助他人的记载,也可以直接处理具体的冲突信息,只需改进现有网络分析算法。由于我们希望得到一个体系层次的统一解释框架,所以修改都围绕结构展开。

首先,要使用动态顶点集登记作战单元,以同时容纳国家间战争和内战两种情况。陷入内战的国家会分裂为多个作战单元;战争结束后,战争图可能坍缩为一个顶点。要体现这些情况,就要记录作战单元集的动态变化。接着,用两个矩阵分别登记冲突边和合作边,再根据连通性公设(P1)和相邻性公设(P2)算出所有战争图并明确其邻图。这样就得到了冲突的战争图集。这一过程适用于任何历史材料和冲突数据。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测量各种结构特性,考察这些特性之间的相关性并做出因果推断,生产新的战争理论。下面以本研究的两个推论(C1、C2)和两个假说(H1、H2)为例。

例如,辨认图集的结构类型可以生产新的冲突理论。战争图集本质上是多个网络(战争图)形成的复合网络。可以将图集的图当作网络中的顶点来计算其中心度和结构位置。^③两个推论提示我们,找到中心图并测量这个中心图与邻图的结构相似度

^① Dean Acheson, “The Requirements of Reconstruction,” <https://www.trumanlibrary.gov/library/research-files/speech-dean-acheson-requirements-reconstruction>, 访问时间:2022年10月15日。

^②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Dwight D. Eisenhower,”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13p1/d716>, 访问时间:2022年10月15日。

^③ 目前的算法仅对顶点做上述测量。参见戴维·诺克、杨松:《社会网络分析》(第二版),第103、145页。

至关重要。

又如,测算并解释战争图的结构可以对极数之谜做出新回答。由于修昔底德史书已经证实了假说2,定量研究者也在两极格局中证实了假说2,所以也可期待在更广泛的定量研究中发现,达到某一阈值的极数相似度会显著提高邻图发生冲突的可能性。^①因此要测量每一个图的内部结构,评估相邻图之间的结构相似度。这样,当试图寻找战争在体系层面上的起因时,就不再是孤立地考察某一场冲突的成因,而是在冲突群像中考察其扩散:不再是因为某一种极数使得结构中的单元更倾向于发动战争,而是两个体系之间的极数相似更容易导致冲突扩散。

(三) 理论家的另一项科学使命

综上,战争图集可以处理包括历史文本与数据集在内的多种经验材料,为一个时期的冲突全景构拟其逻辑地形图。当我们尝试构拟事件背后起作用的规则体系时,就意味着正在挑战理论家与经验材料的传统关系,这揭示了理论家的另一项科学使命。人们通常认为经验是丰富、变化多端的,而理论是干瘪、单线条的。但事实上,一段历史可能是更高维度、更复杂的规则体系在特定时间地点的一个低维切片。历史已经发生,不再变化,是完成时的(perfect);而规则还有无数种组合可能与实现方式,因而是未完成时的(imperfect)。要联系历史与规则,理论家的任务或许不是归纳,而是构拟。构拟不被现有战争经验观察证否的一个冲突规则体系,就像构拟宇宙起源诸理论的天文学家一样。在本研究中可以看到,修昔底德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战争切片,语文学和历史学的丰富积累使得我们能够极为清晰、准确地透视这一切片。这部战争史书流传至今,如“雅典覆亡星”^②显现。理论家的任务则是:观测2600光年前的星云,然后构拟一个爆炸。

(截稿:2022年12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目前,量化研究这样测算“扩散”。参见 Erika Forsberg, “Diffusion in the Study of Civil Wars: A Cautionary Ta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6, 2014, p.189。

^② 1935年,卞之琳在诗中把一颗爆发于罗马灭亡时、但1934年年底才被观测到的新星(DQ Herculis)称为“罗马灭亡星”。这则新闻参见《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12月26日。